

晉書 卷十二

T 2455/17

+

2

9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晉書四十

列傳第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
 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
 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印度事皆施用
 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
 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畱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
 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
 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
 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西川中鳳堂
 氏書印

禮

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卽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祐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

爲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玉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問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旣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穎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頽騎都尉成公綏荀輝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

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綰五百疋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綰七百疋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勲邊境帝竝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

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旣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

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頌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啟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徒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

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名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

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同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轅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轎路輜輶車帳卜司馬火車椎斧文衣

武賁輕車介士塋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陽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暮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轉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且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

尊顯勲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
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
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
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
納博士毀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
萬惠帝卽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城君及郭
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
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
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
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刑
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
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愧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

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母及中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
女此例旣多質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
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樂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
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鋪關右公卿俱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
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
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旣而郭槐女爲
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
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
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
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
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
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

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人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

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旣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瞻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

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勗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乃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

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鑿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閹鱉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

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
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
廷追述充勲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眾為嗣眾陽狂自
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為魯公奉
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為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
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官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為宗正卿歷鎮軍將
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
從子彞遵並有鑒裁俱為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為充
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
不可掩也起家為邵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

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
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二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
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盡忠匡弼推
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
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一作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
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
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為陳禍福后不能從反
謂模毀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
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
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

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
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
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
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
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詵郭奕並表駿
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
復畱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
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
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
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

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
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
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
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勲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徃代侍中車
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
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
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
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
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
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
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

郤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
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
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
然矣駿弟珣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
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
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
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
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
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
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
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
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

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
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
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
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一作得
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姑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
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
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
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
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
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
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
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

府在武庫南閤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祇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祇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出兵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閹纂殯斂之初駿微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記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

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中軍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大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

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
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
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
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
珣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祐爲河南大守
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
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
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
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

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
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
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
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
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
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
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
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
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

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
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固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
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

魏舒字陽元

晉書四十一

魏舒字陽元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
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
氏一作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
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
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
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
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
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
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

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沔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書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一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常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嫔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畱周震累爲諸府所辟書旣卜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

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廻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馴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

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賙賻優厚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性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

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熹因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自察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佃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項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

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攻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

書僕射武陔

一俱作該

各占官二更稱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諡

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一鮑豈其然乎其申救羣僚各慎所思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

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憚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諡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甚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

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化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

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

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

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
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
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
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
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
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
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
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
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
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
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
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

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
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
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
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
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
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一作皆
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
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巴斯亡不讓之人憂亡
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
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
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
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

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

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貴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廩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
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
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
爲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
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
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
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
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
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
而諸子不能遵何不且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
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
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

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
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
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
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上尊相
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
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
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
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
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
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
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

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候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

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長一作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

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
際守道貞全及倫賜死齊王罔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
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
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
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
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
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旣還洛
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
懷帝卽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傳祇並見推崇尋爲尚書令
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
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賂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
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畱

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
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
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
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
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意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
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其不意學...
汲古閣
正書將軍監象...
萬淑向...
史...
其不意學...
汲古閣
正書將軍監象...
萬淑向...
史...
其不意學...
汲古閣
正書將軍監象...
萬淑向...
史...

西川中書
氏肅定周中

王渾字玄伯，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
 京陵侯。少時，嘗與同輩遊，有言其不仁者，渾曰：「我聞之，
 事以遠成。」成，馬。渾為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
 加揚烈將軍，領京州。是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
 始初，增置兵，渾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
 數陳有，以自。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
 史。渾由。布。而後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眾號十
 萬，淑向。陽。息。以。休。息。家。浮淮潛濟出
 其不意，學。至。軍。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圍爲邊害
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
百八十餘戶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
地必險乃歷歷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
張儁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
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
威名遠播渾始齊江登建鄴宮饗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計軍事甲不遠或曰王濬之
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
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
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
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
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
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
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
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
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
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
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

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佃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

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

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畱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旣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畱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

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郭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郭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

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

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畱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枋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今皓卒死更

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夜朽敗又臣年
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
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
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
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擒
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
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牒具知情狀
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
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
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
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雷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

虞忠于戊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
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
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
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
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
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
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開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
軍衝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驚一作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朝含弘光
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
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
輿襯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

其縛受壁焚觀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
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
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
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
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
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
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
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生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

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

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騫直造秣
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
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
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
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一無在北
岍遣書與臣可暫過來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
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
廻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
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
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
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

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
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
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
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
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
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
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
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
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捲
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一作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
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喑不可聽

聞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憊以爲事君之道唯
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
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
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
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
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
物濬復表曰被壬一本作戊戍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
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烧皓僞宮輒公文
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

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

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搆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去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

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適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借於

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伍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

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簡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一作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

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塋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

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

上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秦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

又每忼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投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鹿獍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巨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鹿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閭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

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虚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諡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遙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

遂乃喧黷宸辰斲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表人也父罹宛句令壽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瑋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及古閣

帝問彬復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官

復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

那中博學將軍王坦之從事中郎人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晉書四十三

魏州中書
氏國同出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
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
林之交一作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
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
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
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又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
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
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任邪命司隸舉秀才除
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畱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

大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且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

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不攝職爲左丞白哀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哀奏君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

一作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悞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

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于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

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

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表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

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

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言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

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涕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

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繁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雒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

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竒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

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

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當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暮而戎奏還
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
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
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
司博士王繇曰濬冲一本作著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
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
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
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
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
一本作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

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
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
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
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案
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致大官道
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
錢不知紀極每日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
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
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護譏於
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

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笑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二諡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一本作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嘗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

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復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

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

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
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
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
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
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
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
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
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官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
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
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
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
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
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
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
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
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苟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
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

郗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郗以爲不可郗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

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死澄默然不答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旣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

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弼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表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

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弼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敦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將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

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收荊州引爲治中引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勵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欽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欽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畱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

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叅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畱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胤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胤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指鼻灸眉頭舊疾一作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述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

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廣意杯中虵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

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

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構難而廣旣處朝望肇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
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濟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
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
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
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
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
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睽將聖事乖躄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
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懷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末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居鼎談優務
劣夷甫兩顧返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

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列傳第十四

鄭表 子獻 獻子球

鄭表字林叔榮陽桐村人也高祖衆莫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行
高名表少孤早有識器荀攸見之曰鄭公素為不亡矣隨叔父浦
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軍士衣之歎素與泰善撫養表如
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生清正時濟陰魏颯為相國表名重當世
表同郡任覽與結交表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收論
者傅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表與徐幹俱為臨淄侯
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為表表舉高湯許允夫風魯
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表遷尚書郎出為黎
陽令吏民悅服太守在下屬成行見表異為者縣之政遷尚書右

晉書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爲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

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袁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袁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于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東袁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袁袁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

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竝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竝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密陵侯袁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袁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警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篋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

各百匹以供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
竝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
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
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
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
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
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
默文帝與褒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
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

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
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
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
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
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竝立異議默
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
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
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
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

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
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
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
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
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
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
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
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絕房室恒
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
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
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遂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
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一本侯
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
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
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
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
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
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

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竝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竝履忠

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修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和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輅臥車各

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絜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琰字子笏衛尉卿琰子志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

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
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竝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
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
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
及河間王顥納李舍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
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又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
勳及事平歸功于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
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擾荆
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
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

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
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縉殿中武賁千
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
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一作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
散志于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
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一作敢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
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于是御犢車便
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
仗甚盛志喜于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旣達洛
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
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

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顓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顓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卽還就穎于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謚訖等俱遇害于平

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卽諶之從母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值建興末隨琨殺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卽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

石氏謚隨閔軍于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謚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爲辱謚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謚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竝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于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子少傳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鑿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與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穴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廙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伐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

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廩女廩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廩當之又緣廩有違忤之咎遂于喪服中免廩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廩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廩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廩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人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

與陳勰共造睹闕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廩首藉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蒼恒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蒼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竝遇害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卽位以恒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一作郡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卽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卽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一作祭如不祭況宗

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竝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

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
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
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
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
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
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阼乃日新唯願陛
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
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
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
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
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

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
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
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
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九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
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
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
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
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
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
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雲
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
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

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
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
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
沒嶠書存者五一作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
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
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
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
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
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

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鑿備
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
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
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
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
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
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
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
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
領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
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

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竝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卽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

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于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于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卽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祇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侯傳自非一時之秀亦

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
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
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宣溫聲載
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四十四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列傳第十四

